

寶石盆景〈翠玉白菜〉的聯想與賞析

■ 王柏樺

本文主旨在彰顯〈翠玉白菜〉的文化潛能，融匯歷史和傳說，聯結古代與現代，解析〈翠玉白菜〉的文藝脈絡。始引白菜古名「菘」追溯白菜作為文學與藝術意象的根源和象徵寓意，次以形式分析，配合文獻資料，探討「寶石盆景」式的〈翠玉白菜〉與傳統繪畫、工藝在藝術史上的相互關係。後用清宮習俗及正史禮制，襯托坊間關於〈翠玉白菜〉流傳最廣的「多子多孫」，「瑾妃嫁妝」之說，揭示〈翠玉白菜〉其他的文化、歷史內涵。末引中英近代、現代詩作為「賞析」的總結和「聯想」的延續。

一生守護國寶數十載的那志良先生（1908-1998）初見以木托植在景泰藍小花盆裡的〈翠玉白菜〉（圖1）時曾質疑把屬於田園的白菜種在花盆裡，並且與靈芝共生的合適性。¹學者專家已指出，植在花盆裡的〈翠玉白菜〉，屬於清初康雍乾三朝時始盛行，主要用於宮中陳設和帝王祝壽的「寶石盆景」。²以盆景方式展示的〈翠玉白菜〉有如尚在生長的真菜，顯得更有鄉土氣息，從正、反、側面都可以看到青白相持的菜葉、潔白的菜身和清晰的葉脈。由於視角的變動，菜上兩只草蟲也顯得更生動活潑。本文靈感來自於這個〈翠玉白菜〉的「原貌」，試圖融匯古代和現代，工藝與繪畫，從文化、歷史、藝術史和玉匠創意的視點，探溯〈翠玉白菜〉的文藝脈絡，解析其主題和象徵意義，期能彰顯這件重要文物作為現代博物館文化傳媒的無限潛能。

白菜古名「菘」。李時珍（1518-1593）《本草綱目》卷二十八〈菜部〉引宋人陸佃

（1042-1102）的《埤雅》解釋「菘」命名的由來為「凌冬晚凋，四時常見，有松之操，故名菘。今謂之白菜……」。多數植物學家認為菘源於《詩經·邶風·谷風》「采葑采菲，無以下體」中的「葑」，是歷史上最古老的栽培菜蔬之一，新石器時代已發現碳化菜籽。唐宋時期南北各地已出產多種外型相似但葉色不同的菘，例如「紫菘」，「牛肚菘」，和「塌地菘」等。由於菘性耐寒，又以秋末成菜者味最肥美，所以「晚菘」成為各種菘菜的通稱，也是唐宋文人雅士最常稱頌的民間常菜，劉禹錫（772-842）有「只恐鳴驄催上道，不容待得晚菘嘗」（〈送州使君罷渝州歸鄂州別墅〉），韓愈（768-823）有「晚菘細切肥牛肚，新筍初嘗嫩馬蹄」（出處未詳）。至於「白菜」一詞，在近代之前並不普遍，最早見於吳則禮（活躍於1098-1121年間）的「擬向山陽買白菜，圍爐爛煮北湖羹」，可能是對蘇頌（1020-1101）所說的「揚州一種菘，

葉圓而大，噉之無滓，絕勝他土者，此所謂「白菘」的俗稱。類似現代大白菜、小白菜的區別可能肇始於南宋。陳耆卿（1180-1236）的《赤城志》卷三十六〈蔬之屬〉有「大曰白菜小曰菘」之說，這裡的「大」白菜指的

是以人工紮網菜葉，使葉芽雖不見天日卻又因保暖作用而趨向「結球」或「包心」成長的大株型「菘」，至於小「菘」菜則演變成色澤青綠，葉身狹小的多種青菜，後世別稱「小白菜」。³



圖1 | 清 翠玉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清 封錫爵 竹雕晚稔筆筒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朱家潛，王世襄主編，《中國美術全集·工藝美術編·11·竹木牙角器》，北京：北京文物出版社，1987，圖16。



圖3 清 乾隆 1774 和闐玉鏤霜菘花插（註：今名青玉白菜花插）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取自館藏官網：<https://www.dpm.org.cn/collection/jade/232242.html>，檢索日期：2020年1月21日。

〈翠玉白菜〉成於十九世紀末的晚清年代，它與稍早的封錫爵（十八世紀初）〈竹雕晚稔筆筒〉（圖2）和〈和闐玉鏤霜菘花插〉（圖3）可能是歷史上最早以「結球白菜」（又稱大白菜或包心菜，簡稱白菜）為造型的藝術品。它們反映了清中葉以後雕刻題材的擴展，也見證了「菘」在中國作物史上的轉變，因為葉球自然生長，不假人工紮裹的大白菜在順治年間（1644-1661）始見著錄。這三株「大白菜」雖因材質顏色的不同，使外觀顯得有很大的差異，但藝匠刻意把菜梗部分雕琢成實體球狀或柱狀的意圖是很明顯的。⁴〈翠玉白菜〉與同是國立故宮博物院（以下簡稱故宮）所藏的另外兩株玉白菜，〈翠玉小白菜〉和〈翠玉白菜花插〉也反映了清末宮廷對玉器的新品味——出產於雲南和緬甸的翠玉

取代了新疆的和闐玉，與〈翠玉白菜〉在年代上息息相關的慈禧太后（1831-1908），便是當時最有名的愛「玉」者。⁵翠玉的玻璃質地和青白色澤，應是玉匠雕琢白菜的原始靈感，但是像〈翠玉白菜〉這件「俏色」與「巧雕」兩者絕妙配合的藝術品，可謂「天下無雙，古今鮮對」，它的珍貴稀有應列入將來是否晉級為「國寶」的首要標準。

白菜入畫，至遲應在五代北宋年間，《宣和畫譜》卷二十〈蔬果敘論〉（成書於1120）有「早菲晚菘……皆入翰林子墨之美談……」。故宮所藏南宋許迪（十二世紀）的〈野蔬草蟲圖〉（圖4）是現存最古老的白菜畫，畫裡的「野蔬」，葉大而圓，色澤淡綠，葉梗粉白，形色很接近「臺灣小白菜」，

應是宋人所說的「揚州菘」或「白菘」。〈野蔬草蟲圖〉是典型的宋代寫生，畫中青菜、蝗蟲、粉蝶、蜻蜓，各占一隅，卻有互動，充分表現了自然生機。盆景式的〈翠玉白菜〉也使觀賞者更容易看到菜上兩隻昆蟲的相互位置。（圖5）體型較大的綠蟲，攀足於外圍菜葉上方，稍帶淡褐色的小蟲則趴在白菜背



圖4 | 宋 許迪 野蔬草蟲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| 清 翠玉白菜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面頂處。它們互不相擾，各據一方，忙於覓食，顯得栩栩如生，賦予盆景〈翠玉白菜〉新鮮的生命感，與許迪的寫生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回思那先生當年對盆景〈翠玉白菜〉的質疑，吾人或可反思，是否玉匠刻意把像許迪畫中的田野氣息，濃縮成玉石盆景，為深沉的宮廷生活增添一點生意？又或者玉匠別有用心，藉由盆景〈翠玉白菜〉提醒養尊處優的帝后貴妃，時時不忘民間疾苦？

白菜在文學傳統中用以象徵「清白」可能始於杜甫（712-770），〈行宮送菜〉一詩先提收到苦苣和馬齒葉，後感嘆「青青嘉蔬色，埋沒在中園」，「嘉蔬」指的就是白菜，

暗喻詩人自己為官清廉卻不得重用。現藏美國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（Freer Gallery of Art, Washington D. C.），原傳北宋高懷寶（活躍於十世紀）的水墨〈佳蔬〉（圖6），⁶ 偌大的畫面（縱128公分，橫60公分），主畫一株菜梗勁挺，菜葉圓潤，巨如大樹的白菜，顯然是有象徵意義的。杜甫的詩和白菜的古名一稔一應是畫家靈感的來源。〈佳蔬〉令人聯想到元代一些以「雙松」為主題的繪畫作品，例如曹知白（1272-1355），吳鎮（1280-1354）的〈雙松圖〉⁷ 以及王淵（1280-1360）的〈松庭會友〉（圖7），它們誇張地放大畫面中央的松樹，使周邊的景致顯得特別渺小，強調

了「松」在傳統文化中的象徵意義。

〈佳蔬〉圖並不是第一幅具有象徵寓意的白菜畫。歷史上最早賦予蔬果象徵意義的藝術家應是南宋畫僧法常牧谿（約活動於1260-1281）。故宮的法常〈寫生〉卷（圖8）中包括了一束白菜，葉根浮空，寓意虛實相間，死生交替，與文人清白美德應沒有直接關係。⁸元初畫家錢選（約1235-1307）則首開以菜蔬象徵文人抒情和政諫的繪畫傳統。



圖6 | 元 14世紀 佳蔬 (A Cabbage Plant) ©Freer Gallery of Art, Smithsonian Institution, Washington, D.C.: Gift of Charles Lang Freer, F1916.48 弗利爾美術館藏 授權付印：FG9935, 2020. 1. 31

代表作〈秋瓜圖〉（圖9）以一瓜及其蔓葉為主題，背景空白，用利於展示的小掛軸（縱63公分，橫30公分）構圖布局，是錢選刻意經營的「職業畫」，但也借題發揮，以題畫詩暗喻宋亡之後自己的不合時宜，無處安身。⁹沈周（1427-1509）的〈蔬菜圖〉（圖10），格式與〈秋瓜圖〉相似，是文人畫中用白菜象徵仕夫清白的代表作，畫幅中央的白菜，筆墨恣意，不拘小節，卻顯得堂堂正



圖7 | 元 1347 王淵 松亭會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8 | 宋 1265 法常 寫生卷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〈寫生卷〉局部 白菜

正，生意昂然，神態勦比「凌冬不凋」的長松。李霖燦（1913-1999）先生曾以范寬〈谿山行旅圖〉的氣勢相比。¹⁰ 題畫詩「南園昨夜雨，肥勝大官羊，黨氏銷金帳，何曾得一嘗」靈感源於蘇軾（1037-1101）的「白菘類羔豚，冒土出熊蹯」（〈雨後行菜園〉）和陶穀（903-970）與黨氏家妾對話的典故。¹¹ 卑微的民間菜居然可以嚼出如羊豬肉，甚至熊掌的肥美，東坡安貧自適的真性，在詩中表露無遺，白菜也因此成為清白君子，對貧苦生活甘之如



飴的象徵，而陶穀與黨家妾的典故則暗諷生活豪奢，不諳民情的貪官汙吏。可能是受蘇詩的影響，羅大經（1196-1252 後）記有南宋理學家真西山（1178-1235）以菜色比喻民間疾苦，用菜味提醒仕人關注民生的名言：「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，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」（《鶴林玉錄·論菜》）。惲壽平（1633-1690）《寫生冊》第十開的〈白菜〉（圖 11）靈感直接來自於這段諫言，也證明文中的「菜」指的就是白菜。¹²



圖9 | 元 錢選 秋瓜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盆景式的〈翠玉白菜〉使「白菜」亭亭「玉」立於景泰藍小花盆的藤蘿花草之上，頗像上述沈周畫中「肥勝大官羊」的白菜，也有長松傲岸的姿態。〈翠玉白菜〉可以說是歷史上第一件正式以「白菜」為名的藝術作品，由於未見於清宮文獻，在 1920 年代初展



圖 10 | 明 沈周 蔬菜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於紫禁城的齋宮時便直稱白菜。如果〈翠玉白菜〉在清代即見著錄，它的正名應是「晚菘」或「□崧」，因此〈翠玉白菜〉也可以寓意「凌冬不凋」的清白君子。但是，若執著於仕夫政諫，就使盆景〈翠玉白菜〉木托上的靈芝（圖 12）顯得多餘不宜。明清裝飾藝術常取事物諧音或形似作為祥瑞象徵，靈芝與長松兩者常並列使用，作為象徵「益壽延年」的吉祥圖案。蔣廷錫（1669-1732）的〈歲朝圖〉（圖 13）以並蒂靈芝，山茶，水仙，襯托老松和玉梅，是解碼盆景〈翠玉白菜〉多重象徵意義的線索。

〈翠玉白菜〉上的兩只昆蟲究竟是蝻斯、蝗蟲、促織或蟋蟀，昆蟲學專家早有深入研究。¹³ 囿於玉質的堅硬和雕琢難度，菜上的昆蟲不可能達到像「白菜」那樣接近百分之百的相似程度，因此依據昆蟲學的標準將無法證明或反證〈翠玉白菜〉上的昆蟲是或不是《詩經》上象徵多產的蝗蟲類「蝻斯」。蝻斯和蝗蟲是明清藝術中多種草蟲的通稱，用以寓意「多子多孫」，宮廷藝術家多取在室內蓄養過冬的蠨蠨和蚰蚰代表蝻斯、絡緯或蝗蟲。例如蔣溥（1708-1761）的〈絡緯圖〉（圖 14）實際上畫了四只蠨蠨和三只蚰蚰，因此解讀〈翠玉白菜〉上的昆蟲為「多子多孫」的象徵，完全符合清人習俗和時代意義。蠨蠨和蚰蚰是清宮奉宸苑以天然物種絡緯和蟋蟀培養，用在宴會上助興的鳴蟲，¹⁴ 若吾人不執著於「蝻斯蝗蟲」之說，直視兩只昆蟲為正在嚙食菜葉而其鳴聲可提高酒興的蠨蠨和蚰蚰，則〈翠玉白菜〉也鮮明地反映了清朝宮廷的飲饌和娛樂文化。白菜，特別是清初才栽培成功的「結球白菜」，一直是清代帝王后妃非常喜愛的食物，康熙朝時即有專



圖 11 | 清 1685 惲壽平 寫生冊 第十開 白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2 | 清 翠玉白菜 景泰藍花盆 靈芝木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3 清 1729 蔣廷錫 歲朝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門栽種進貢白菜的菜圃，而舉世聞名的「開水白菜」，傳說是在十九世紀末由御廚黃敬臨（1873-1941）為慈禧太后特別烹調的。

〈翠玉白菜〉為清宮后妃「嫁妝」之說是那志良先生根據最初發現於瑾妃（他他喇氏，1873-1924）的永和宮和自己所了解的滿人習俗而提倡。¹⁵ 這個美麗的傳說，雖無文獻可考，卻為原本富貴吉祥的〈翠玉白菜〉平添了浪漫神秘的色彩，值得世代相傳。又由於正史關於德宗光緒皇帝（1871-1908）的婚禮確有詳實記載，「嫁妝」之說也因此加深了〈翠玉白菜〉的文化意義。瑾妃與妹妹珍妃（1876-1900）是在光緒大婚之日（1889年正月廿七日）以瑾嬪、珍嬪身分與隆裕皇后（葉赫那拉氏，1868-1913）同日進宮。隆裕的「妝奩」多達「二百擡」，且有明細分列。¹⁶ 〈翠玉白菜〉是否是光緒所賜的妝奩，隆裕之外，皇帝是否賜予瑾嬪、珍嬪個別的妝奩，有待將來學者再深入研究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即使〈翠玉白菜〉真是瑾妃或隆裕的「嫁妝」，¹⁷ 也是原出清宮，並非后妃由娘家帶入，而玉器主題「清白」、「多子多孫」的寓意，應屬時緣巧合，並非為了作為「嫁妝」而刻意設計。

瑾妃是光緒僅有的兩妃之一，個性與妹妹珍妃不盡相同，也鮮少獲得寵幸，但與慈禧可能較少磨擦，雖正史記載極少，關於她喜愛書法，



〈絡繹圖〉局部 蝸蝓

嗜好盆景、美食，多有傳聞。¹⁸ 在女主人瑾妃眼中的寶石盆景〈翠玉白菜〉可以是「清白」、「多子多孫」或「長壽」的象徵，也可以是濃縮的田畦風光，更可以是餐宴上令人垂涎的美味，世人可以隨意遐想，任意發揮。十九世紀初的英國詩人季慈（John Keats, 1795-1821）曾寫了一首大約可以譯作〈蝸蝓與蝸蝓〉的十四行詩，¹⁹ 詩中用鳴蟲的歌聲來象徵大自然與藝術的永恆。不知一、二百年前雕琢〈翠玉白菜〉的玉匠是否曾想過，這株玉白菜也已使他的生命超越時空，昇華於永恆？已故現代詩人余光中（1928-2017）或已給了現在和未來許多摯愛〈翠玉白菜〉的觀賞者完美的答案：



圖 14 | 清 蔣溥 絡繹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你已不再
僅僅是一塊玉，一棵菜
只為當日，那巧匠接你出來
卻自己將精魂耿耿

投生在玉胚的深處
不讓時光緊迫地追捕²⁰

作者為普瑞特學院 (Pratt Institute) 退休教授
哥倫比亞大學 (Columbia University) 博士

註釋

1. 見那志良，《典守故宮國寶七十年》（北京：紫禁城出版社，2004），頁 57-58；那先生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和其藏品的淵源可參考魏奕雄，〈那志良與故宮國寶遷峨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30 期（2010.9），頁 94-101。
2. 「寶石盆景」式〈翠玉白菜〉，參見張麗端，〈種在花盆裡的翠玉白菜——清宮中的寶石盆景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18 期（2009.9），頁 110-121；吳曉筠，〈永保鮮脆——翠玉白菜新鮮的秘密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19 期（2018.2），頁 128。
3. 吳則禮句出於〈周介然所惠石鉢取水滄茶〉；蘇頌語載於唐慎微〈活躍於宋元佑，1086~1094 年間〉，《證類本草》，卷 27，〈菜部上品〉；關於白菜的源起和衍生可參考徐文玲、何啟偉、王翠花、牟晉華，〈大白菜起源與演化研究的進展〉，《中國蔬菜》，2007 年 11 期，頁 4-6；彭世獎，〈中國作物栽培簡史〉（北京：中國農業出版社，2012），頁 204-206；安信志，李素文，〈《詩經》中蔬菜的演化和發展〉，《中國蔬菜》，2010 年 9 期，頁 20-24。
4. 大白菜在近代的演變，見徐文玲等，〈大白菜起源與演化研究的進展〉，《中國蔬菜》，頁 5；關於十七~十八世紀玉雕藝術的發展，見張麗端，〈從「玉卮」論乾隆中晚期盛行的玉器類型與帝王品味〉，《故宮學術季刊》，18 卷 2 期（2000 冬），頁 61-116。
5. 參見鄧淑蘋，〈談翡翠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5 期（1984.6），頁 4-10；施靜菲，〈走向現代——清晚期，一七九六~一九一〇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76 期（2006.3），頁 33-36；施靜菲，〈翠玉白菜與象牙球的一些事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88 期（2007.3），頁 4-5；〈翠玉小白菜〉（故玉 002662）和〈翠玉白菜花插〉（故玉 007852）參見張麗端，〈獨特而非唯一——翠玉白菜與其他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79 期（2014.10），頁 100-105。
6. 〈佳蔬〉圖參見 Alfreda Murck, "Paintings of Stem Lettuce, Cabbage, and Weeds: Allusions to Tu Fu's Garden," *Archives of Asian Art* 48 (1995), 32-47. 提示：本文主旨為杜詩中的菜蔬寓意對繪畫的啟示，作者將詩中、畫中的萵苣、白菜和芥菜混為一談，沒有說明白菜的特殊意義，但本文亦為學術界第一篇菜蔬畫專文，頗具參考價值。
7. 圖與圖解見《大汗的世紀——蒙元時代的多元文化與藝術》，（臺北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，2001），頁 66、69、303-304。
8. 見劉芳如，〈狀物寫生——法常寫生卷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32 期（2019.3），頁 126-127。
9. 參見王靜靈，〈秋瓜圖與錢選的職業畫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67 期（2005.6），頁 4-15。
10. 李霖燦，〈墨蔬圖的啟示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7 期（1985.3），頁 57-59。
11. 陶穀以雪水烹茶並質問新得黨太尉家妾，黨家是否有此雅興，妾對以只知在「銷金帳」中豪飲「羊羔酒」，原文見蔣一葵《萬曆二十二年，1594 舉人》，《堯山堂外紀》，卷 42，〈宋·陶穀〉，全文見維基文庫：<https://zh.wikisource.org/wiki/%E5%A0%AF%E5%B1%B1%E5%A0%82%E5%A4%96%E7%B4%80/%E5%8D%B7042%E9%99%B6%E8%B0%B7>（檢索日期：2020 年 2 月 7 日）。
12. 或謂真西山語出自（宋）黃庭堅（1045-1105，號涪翁），惲壽平畫跋即採此說；惲壽平《寫生冊》參考馬子晉，〈超然出塵一畫師——談南田老人人品、畫品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5 期（1983.8），頁 113-117；馬子晉，〈白菜——惲壽平寫生冊之十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5 期（1984.6），頁 70-71。
13. 見楊正澤，〈翠玉白菜外一章——蝨斯與蝗蟲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251 期（2004.2），頁 64-66；洪章夫，〈翠玉白菜上的昆蟲研究〉，《台灣醒報》（2014 年 7 月 15 日），引自 <https://anntw.com/articles/20140716-hkik>（檢索日期：2019 年 12 月 20 日）；洪章夫〈從昆蟲學角度釐清《詩經》中「蝨斯、斯蝨」的物種〉，《國文學報》，43 期（2008.6），頁 1-41。
14. 參見洪章夫，〈古畫中的「絡緯」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46 期（2012.1），頁 74-81。
15. 見鄧淑蘋，〈永恆的巧思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22 期（2010.1），頁 59-61。
16. 依清朝皇室禮制，所謂后妃的「嫁妝」，正名「妝奩」，乃全由皇帝賞賜，在「大徵」之日象徵性地由宮中送至女方府邸，大婚前兩日再迎回宮中。參見徐瑞平，李靜，〈光緒大婚全紀錄——《大婚典禮紅檔》〉，《故宮博物院院刊》，141 期，2009 年 1 月，頁 136-147；Evelyn S. Rawski, "Marriage and Inequality in Chinese Society," *Ch'ing Imperial Marriage and Problems of Rulership* (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, 1991), 170-204.
17. 據早期記載，那志良先生曾說〈翠玉白菜〉是隆裕皇后的嫁妝，見鄧淑蘋，〈談翡翠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15 期（1984.6），頁 10；近有學者亦持此說，見 Tony Blishe, trans., Gu Fang, Li Hongjuan ed., *Chinese Jade: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Jade in China* (Shanghai: Shanghai Presse, 2012), 78-79.
18. 參見唐海沂，〈憶我的兩位姑母——珍妃瑾妃〉，《湖南文史》，2001 年 3 期，頁 60-63。
19. John Keates, "On the Grasshopper and Cricket," 詩作於 1816 年冬。全詩可見 Poetry Foundation 網站：<https://www.poetryfoundation.org/poems/53210/on-the-grasshopper-and-cricket>（檢索日期：2020 年 2 月 11 日）。
20. 余光中，〈翠玉白菜〉，作於 2004 年，全詩收錄於《藕神》（臺北：九歌出版社，2008），頁 110-111。

癡屬根本 人氣國寶展

Our Beloved Treasures

Masterpieces in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Collection

2020 1.22^(三) — 9.6^(四) S302展廳



每日 09:00 至 17:00 (週一休館)
09:00 - 17:00 daily (closed on Mondays)

61248 嘉義縣太保市故宮大道888號
888 Gugong Blvd, Taibao City, Chiayi County 61248, Taiwan (R.O.C.)

服務諮詢專線 Service Line
05-3620777

最新參觀資訊請詳官網 View the latest visiting information on website
<http://south.npm.gov.tw>



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部院區
SOUTHERN BRANCH OF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

